

每一次相遇

文 鄭政恆

香港依然炎熱，意想不到的，詩歌評論的氣氛也熾熱。這一期可以說是評論專號。

本期由「文學·東京」交流團小輯打頭陣，我想到自己快要步入中年，才第一次到東京旅遊。

中學時期的我，從沒想過學校會籌組文學交流團，遠赴東京。現在的中學生真幸福，但我也知道他們也面對意料之外的學習壓力。

我在踏足東京之前，已在紙上散步，讀過一些夏目漱石、川端康成、太宰治小說（村上春樹長篇作品沒有追看了，但青年時當然讀過《聽風的歌》和《挪威的森林》等名作），依然十分欣賞夏目漱石的《其後》、《心》、川端康成的《伊豆的舞孃》、《雪國》、《古都》、《美麗與哀愁》、太宰治的《惜別》、《斜陽》、《人間失格》等等，也愛屋及烏看了改編電影。

2019年5月，我第一次到東京，同一年11月，由於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」，鍾國強和我認識了四元康祐，都對他的〈我出門啦！〉留下深刻印象。這首詩加上三個年輕日本詩人的作品，還有曾詠聰生動的記錄，已收入這一期《聲韻》。

這一期有復旦大學德文系副教授姜林靜的〈關於「樹」的談論〉，仔細討論德語詩歌中的樹，從布萊希特（Bertolt Brecht）〈致後人〉，聯繫到策蘭（Paul Celan）短詩〈一片葉，沒有樹〉，再到艾希（Günter Eich）和弗立特（Erich Fried）。關於樹的談論，在姜林靜的梳理中，是十分寬廣的世界，涉及了詩、藝術、音樂、神話和基督宗教。

詩歌評論可以從意象、歷史、文化等角度出發，劉偉聰評論文章〈Helen Vendler的最後回眸〉談論的文德勒，在2024年4月去世，她在哈佛師從瑞恰慈（I. A. Richards），承繼新批評的細讀（close reading）傳統，往往從形式研究出發。

本期《聲韻》的書評欄目尤其熱鬧。鍾國強評論王良和老師最新詩集《進山》，詩集中〈橄欖青毛衣〉一首表面上簡單，但要分析卻不容易，鍾國強沒有捨難取易，而是細讀這首憶念父親之作。

我也特別欣賞〈橄欖青毛衣〉，詩中有夢境也有實境，虛實之間，都是追思亡父的深情，以及面對逝世的失落感，結句「只能相背，每一次相遇」十分有力：「只能相背」是無法相見，令人想到天人永隔，「每一次相遇」與相背恰好對反，是追憶同在的時光，而且是每一次同在。至於詩中竊賊的形象，令我想到博爾赫斯（Jorge Luis Borges）〈為所有的死者感到的愧疚〉（Remorse for Any Death），恰好這一期有拙文〈我那時喜歡的是黃昏、荒郊和憂傷——盧真瑜《入不退地》序〉，序文中提及這首有默溫（W. S. Merwin）英譯的博爾赫斯佳作。

《聲韻》來到第78期，換言之是13歲了，像不斷學習的中學生，而且，我們依然重視「每一次相遇」。